

士为知己

新武侠小说
XIN WUXIA XIAOSHUO

金戈铁马，生进死出，她幼树般的身影
已如淡淡水墨印在他眼底。

蓝色狮 著

古为今

蓝色狮
著

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士为知己/蓝色狮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ISBN 978-7-5399-4096-0
I. ①士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7313 号

书 名 士为知己 (上、下)

作 者 蓝色狮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李文峰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李文峰 王沁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开 本 700×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500 千字

印 张 44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96-0
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小传

子青：墨者后人，为了报恩，女扮男装，入伍从军。骏马嘶，铁甲寒，万军中斩折兰王。楼兰王子，骠骑将军，一点芳心落谁家。

霍去病：骠骑将军，扫平漠南，势不可挡，被匈奴人称为苍狼。金鼓鸣，弦歌按，长歌万里守河山。未料少年郎竟是女娇娥，情深不自禁。

阿曼：楼兰王子，孤傲少年，苍茫大漠，弯刀如月。前身王室富贵加身，而后飘零戈壁孤苦伶仃。巧遇子青，一见钟情，无奈家国在前，唯愿心中人安度。

李敢：李广之子，精通骑射。幼时婚约，无限牵挂，待见得佳人，早已物是人非。只将心伤暗藏，一路默默守护。

墨家非攻兼爱，

任侠尚武。

墨者中从事谈辩者，

称墨辩；

从事武侠者，称墨侠。

短褐之衣，藜藿之羹，

朝得之，则夕弗得。

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

已诺必成，不爱其躯。

诗为知己

SHIWEIZHIZHI

目录

Contents

(上)

第一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征兵从军 / 3 |
| 第二章 | 初识骠骑 / 17 |
| 第三章 | 月夜比箭 / 35 |
| 第四章 | 严苛操练 / 51 |
| 第五章 | 林间荒冢 / 70 |
| 第六章 | 铁子惹祸 / 85 |
| 第七章 | 秋日雕翎 / 97 |
| 第八章 | 重遇故人 / 109 |
| 第九章 | 卫青探营 / 135 |
| 第十章 | 大漠之行 / 155 |

第二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楼兰王子 / 173 |
| 第十二章 | 匈奴婴孩 / 193 |
| 第十三章 | 船头夜话 / 215 |
| 第一章 | 出征前夕 / 231 |
| 第二章 | 河西一战 / 253 |
| 第三章 | 皋兰血月 / 270 |
| 第四章 | 何以家为 / 292 |
| 第五章 | 北地蹴鞠 / 309 |
| 第六章 | 蒲桃美酒 / 329 |

士为知己

SHIWEIZHIZHI

目录

Contents

(下)

第七章	子青开草 / 347	第三章	殿前舞剑 / 533
第八章	河西二战 / 362	第四章	陇西下聘 / 565
第九章	将军中箭 / 375	第五章	温泉缱绻 / 591
第十章	情窦初开 / 397	第六章	漠北大战 / 606
第十一章	朱云红线 / 421	第七章	孀儿出世 / 623
第十二章	河西受降 / 456	第八章	楼兰残阳 / 642
第三卷		第九章	琴音未绝 / 662
第一章	边塞亭陵 / 479	尾 声	/ 692
第二章	长安之困 / 508		

第一卷



征兵从军

第一章

元狩初年，初春。

已有些年头的轱辘吱吱呀呀响着，不一会儿，满满的一汲瓶水自井底吊上来，一个年纪不过十七八岁模样的姑娘将其拎过来，水哗哗地倒入木桶中。老旧的陶制尖底汲瓶如此上上下下七八趟，方才装满两个木桶，她熟练地套上扁担，往肩膀上一搁，担起往前走，同时小心地避让着，不让水溅到井台旁的其他人。这姑娘穿着褐色平纹粗布衣，身量虽有些单薄，担水的脚步却是稳稳的。

“子青，易先生在家吗？我这腰这几日又疼起来，得找他捏捏。”一个拄着拐扶着腰慢吞吞踱过来的老者问道。

子青停下脚步，看向老者有礼地点头道：“在。”

说罢，她便低下头，挑着两大桶水，脚步利落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细细小小的雪花打着旋，落到她的发梢眉角，很快就化了。淡淡的凉意钻进肌肤里，子青微甩了甩头，长呼口气，白雾般的热气迅速消散在空中。

村落并不大，只是住得有些散乱，子青担着水绕过两处土坡，才看见前面的屋子。屋子没有用砖，而是夯土打实的墙，为了省钱或省事，墙面上连灰浆都没有抹，打夯时留下的绳眼清晰可见，经过十几年的风吹雨淋，里面的缩绳早已腐朽。

她还未到门口，里面便有人开了门。隔壁村里的张氏妇人走了出来，看见子青担着水回来，意味深长且格外亲密地朝她笑了笑。子青不甚习惯地点了头，未

待她说话便已经低头快步进去，门内送客的年轻人忙闪过身给她让出道来。

径直进了东面的庖厨，将担来的水尽数倒入水缸中，子青将木桶扁担在墙角置好，转头看见柴火已不多，便又取了铁斧……

“青儿。”

听见堂屋内有人扬声唤她，子青复把铁斧放回原处，转头看见方才负责送客的易烨正靠在庖厨门旁，遂询问地望了他一眼。

易烨知道其意，压低声音，眼中是掩不住的取笑之意，道：“张氏给你提亲来了。”

闻言，子青暗叹口气，举步往堂屋走去，至门槛外立住，恭敬道：“先生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屋内的人道。

子青这才掀开厚厚的草帘进去，屋内生了火盆，暖意融融，合榻上坐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已过天命之年，长须垂胸，间或咳嗽几声；女的虽已过不惑，身体发福，眉梢眼底却仍可看出当年的美丽。

朝二人行过礼，子青方在下首的枰上坐下，虽然心中大概知道唤她所为何事，但并不莽撞开口询问。

易夫人疼爱地看着她，温言问道：“青儿，你可还记得，你来这里几年了？”

“六年三个月。”子青微垂着头，答道。

“不错，”易夫人点头微笑，“刚来的时候，你不过还是个十二岁的小丫头，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。你知道，前两年有人来给你提亲，我对来提亲的人家并不十分满意，加之那时你刚过及笄，年纪尚幼，我也并不着急。现下，你年方二九，着实该考虑亲事了。”

闻言，子青抬起头来，似乎想说什么，见夫人话未说完，便仍静静聆听。

她顿了一下，含笑看着子青，“方才隔壁村的张氏过来提亲。我只说实话，她儿子我是认得的，人品端正，虽然身子略弱了些，却绝非福薄之人。你嫁过去，他家断不会委屈了你。青儿，你可愿意？”

子青静静摇头，“子青不愿。”

似乎早料到她有此回答，易夫人面上露出意料之中的喜色，笑望向夫君易曦，“你看，我说这孩子不愿意吧。”

易曦含笑点头。

“青儿，你可是另有意中人？”易夫人语气轻柔问道。

子青不明白她怎么会有此一问，怔了怔，才回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显然把她的迟疑当成了女儿家羞涩的推托，素知这孩子平素就沉默寡言，这

种事情她断不会轻易说出口，易夫人微笑道：“好、好，我不问你。烨儿也早已过了弱冠之年，我想着这些年你与烨儿一块长大，彼此脾性都熟悉，我和先生又是拿你当自己女儿一般看待，自然舍不得你嫁到别家去，若是你与烨儿能在一块，自是再好不过。”

原来他们希望自己嫁给易烨。

子青愣住，易烨的模样自脑中掠过，带笑的眉眼和不带恶意的调侃声音，温暖如流水，可她从未想过他会成为自己的丈夫，不过，这不重要——这里是个穷村子，靠行医为生的易家生计艰难，常常还得靠到镇上卖柴卖草药才能度日，若是娶别家女子，易家也拿不出钱来给易烨下聘。易氏夫妇年岁已大，自听闻了大儿子易磐在边关殉国之后，身体更是每况愈下，他们对自己有恩，自己本就应该尽心尽力照顾他们……

见她低着头不说话，易夫人当她是害羞，不忍相逼，便笑道：“咱们都是自家人，这事不急，你可慢慢考虑着。”

子青遂点了头，施礼退了出来。

易烨正蹲在院中整理着竹编簍里的草药，口中轻声哼着让人分辨不清的曲子，见子青出来，微笑地凑上前问道：“如何？你应承了？”

不知他所指的是哪门亲事，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，子青头一低，微抿下嘴，并不作答，复回到庖厨拿了一捆草绳系在腰间，又取了铁斧……

“你要砍柴去？”易烨忙道，“等我，我还得上山去找草药，爹爹指定的还有两种没有采到。”

子青脚步微滞，将步伐放慢了些。

易烨回身就去拿药锄，连簍背到身上，顺手又拿了两顶斗笠，快步小跑出门，见子青正立在门外等他。

“快戴上吧。”

易烨伸手轻轻拍去她头上的雪屑，才扣上斗笠。

“多谢。”子青退一步道谢，随即不再多言，大步往后山上走去。

“傻丫头，老这么有礼就显得生分了。”

易烨笑着自言自语，摇摇头，快步追上她。

一路上，易烨又哼起歌来，大概是不在易曦眼前的缘故，声音也略大了些，隐约听出其中字句，“虽则如茶……缟衣茹芦，聊可与娱……”

待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半山腰，易烨终是按捺不住，也静不下心来找草药，便朝低头拾枯枝的子青朗声喊道：“子青，张家的亲事你可应了？”

子青摇了摇头。

看子青复弯下腰去拾柴，他便也上前帮着她一起拾，又问道：“为何不应？”

子青没回答，低着头只管拾柴。易烨便捡了一根枯枝去捅她的腰眼，她闪身避开，方才直起腰来，皱眉答道：“那位张家公子我又不认得。”

易烨语塞片刻，奇道：“你怎么会不认得？他先前借口给先生瞧病来了好几次，现下看来根本就是来瞧你的。你应该见过。”

“不曾留意。”子青淡道。

易烨笑着叹气，“也是，你整日里只顾埋头干活，他就是一日里来十七八趟，你也未必记得他的模样。”

子青不语，抽起铁斧开始砍旁边一棵不大的枯树，砰、砰、砰……不过三斧两斧便砍出缺口。她朝易烨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往旁边站，然后用斧背不轻不重在树身上一击，枯树便顺着她要的方向倒下来。她跨步上前，将斧头随意地在手里打了个旋，蹲下身开始砍枝丫，以便收集成捆。

尽管不是头一回见她砍柴，可易烨还是忍不住要佩服她武者般的利落，笑道：“难怪张家要来提亲，你这般能干，到了他家一个人就能干两个人的活。”

铁斧飞快地砍着，子青埋头做事，没理会他的话。

易烨绕到另一边，替她把枯枝收集成捆，然后用草绳捆起来。子青瞥了眼，道：“太松，会散的。”说罢，她放下铁斧，过来一脚踩在柴堆上，手上用力，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好。

“你这气力……”

易烨颇为羡慕地看着她去捆另一堆柴，横竖自己帮不上忙，便弯腰自在枯草中翻翻捡捡，找些可用的草药带回去。

将枯树尽数分解，扎捆成堆后，子青才停下手来，转过身盯着易烨的身影，复想起易夫人的那些话来……

挖了几株草药，易烨回头，正看见子青盯着自己出神，奇道：“怎么了？青儿？”

“夫人……”子青原想说出易夫人的话，但转念一想，若是易烨早已另有意中人，自己贸然说出此事，岂非令他为难，遂道，“夫人心里记挂着易二哥你的亲事，不知你是否已有意中之人？”

见她有此一问，易烨唇角含笑，抖掉草药根茎上的浮土，才道：“你日日都与我在一块，难道连这都不知道吗？”

子青老老实实在地摇头，“我不曾留意……是谁家姑娘？”

这丫头，怎的什么都不留意！易烨暗叹口气，盯了她半晌，方欲道出，却听见山下村里传来当当当的清脆响声，是有人用榔头在重重击打悬挂在树上的厚铁块。

这是亭长召集村中众人的信号，每逢有大事宣布的时候都是如此。

易烨皱起眉头，心中隐隐有不祥的预感，这些年来当今圣上年年对匈奴用兵，征兵、征税、征马匹轮番来过，这次又会是什么事？

他尚在思考的当儿，子青已经飞快地将几捆柴掣起来，绳子一捆，将足有一人多高的柴堆背上，转过身见易烨一动不动，奇怪地唤道：“易二哥？”

易烨微怔了下，回过神来，匆忙背起簪簪，随她一起疾步往山下去。

顾不上先回家，子青就背着柴火直接与易烨赶到水井旁的空地上。村里的人已到了大半，自面无表情的亭长脸上揣测不出太多端倪，众人越发惶惶不安，彼此间交头接耳，低低的嗡嗡声连成一片。

易烨挤到了前面去，子青背着柴火多有不便，便自挑了处稍远的偏僻地方，放下柴火靠在墙边，双目望向亭长手中所拿的竹简，不知这次是不是又要增收赋税，心中一片茫然……

“咳、咳。”亭长清了下喉咙。

这是亭长要说话的前兆，空地上的嗡嗡声立刻安静下来。

“匈奴逆天理，乱人伦，暴长虐老，以盗窃为务，行诈诸蛮夷，造谋藉兵，数为边害，故征兵建军，以征厥罪。”

又是要征兵！易烨二十有三，还未到征兵要求的二十五，此番尚且轮不到他，正暗自松了口气，却又听亭长道：

“征兵标准与往年不同，二十三以上，五十三以下，每户之中尚未服过兵役者，皆应到府军报道，服兵役两年。”

二十三以上！五十三以下！

短暂的死一般的寂静过后，反应过来的村民们哗然一片，没有人料到朝廷竟然将征兵范围扩到如此之大。

“人都去当兵，地谁来种！”有人在大声嚷嚷，“难道要眼睁睁地把地都荒掉吗？”

“我家老头子五十一，腿脚又不好，去当兵不是要他去送死吗？”

“我家小四还没娶媳妇呢……这一去，如何才好……”

“咳、咳。”亭长又清了清喉咙，可惜这次收效甚微，几乎无人再答理他。他

只好举起竹筒，用力挥了挥手，大声道，“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朝廷考虑得很周全，哪一户中若有无法入伍的人，只需交纳二十金，便可免去兵役。”

二十金!!!

众人又是一阵哗然，如此庞大的数目，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即便是倾家荡产也不可能拿出二十金来。

宣读完毕，亭长收起竹筒，跨上一头黑驴，赶往下个村子。众人犹在怨天怨地，易烨沉默着挤了出来，慢慢走向墙角旁的子青。两人面面相觑，半晌，子青才不抱希望地开口想确认道：“先生今年是……”

“五十有二。”易烨仰头朝天，雪粒纷纷而落，他喃喃道，“我去也就罢了，爹爹不能去，不能去。我得想法子筹钱去，筹二十金，爹爹不能去……”

子青呆呆站着，也想不出什么法子，忽然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她转头望去——易夫人就瘫坐在不远处的老树下，雪粒沾在她的鬓角眉梢上，透着苍凉和绝望。

“夫人!”

子青快步冲过去想扶起她来，后者却恍然不觉，目光空洞洞的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娘! 娘! 娘……”易烨也冲过来，与子青合力把她从地上架起来，“娘，您莫担心，我去想法子筹钱，您莫担心……”

易夫人听见易烨的声音，转回神来，抬头望着自己的小儿子，手颤抖着抚摸着他的脸，“烨儿，磐儿已经没了，你不能再去，你爹也不能去，不能去。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和爹爹都不去，娘您放心，我和爹爹都不去。”易烨连声安慰道。

子青并不善安慰人，更不善说谎话来安慰人，听到易烨如此说，她只能搜肠刮肚地想着该如何才能筹到钱去。

近处还有村民在议论纷纷，断断续续地听入耳中。

“如今用不了十金便能买一个人入伍……这钱交给朝廷，还不如雇一个人去，还能省些钱……”

“哪里买去? 朝廷不管这事吗?”

“朝廷只管你交人交钱，哪里还管这事……我也是听别人说的……”

易烨搀着易夫人慢慢往回走，心里盘算千百样筹钱的主意，却是没有一样能让他在短短三日内筹到至少十金。子青回去背起柴火，跟在他们身后，脚步沉重地走着，茫然地想着，若自己是个男儿身，便可替先生应征入伍。

雪下得越发大起来，纷纷扬扬，模糊着周围的一切，她仿佛又回到幼年——

爹爹粗糙的大手用力扳着她的胳膊，严厉而不失慈爱，“练箭要专心，腰要直，手要稳。”

“这孩子当真刻苦，只可惜是个女娃。”有人在旁叹息。

“我秦家的女娃可不比男娃差。”爹爹在笑，“不信等她到十八那年，让她和你家三儿比画一场。”

“哈哈，行！要是输了可得给我家做媳妇。”

“哈哈，你家三儿若是输了，你请我喝坛好酒就成。”

笑声渐远，直至消失无踪，子青怅然若失，今年她已十八，而当年说话的人又在何处……

晚间，堂屋之中烛火点点。

易曦自己虽不惧兵役，但因大儿子易磐已经战死沙场，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易烨再入伍，也想要筹钱。只是他们商量多时，家中所有可变卖的东西都找了出来，不过才一百来铢，连五金都凑不够，仍是没有一个解决之道。

夜已深沉，易夫人忧虑过度，伤神伤身，易曦勉强喂她喝了碗安神汤，让她先行睡下。

火盆渐暗，子青轻手轻脚进来添柴，待火光复起，暖意稍浓，她才在席上坐下。

“子青方才也想到一个能筹到钱的法子，请先生应允。”

闻言，易烨眼睛一亮，喜道：“你有法子？快说！”

易曦却知此事甚难，缓声道：“你且说来听听吧。”

“子青愿意自卖其身。”

话音刚落，易烨已经跳起来，怒道：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
“子青已经再三考虑过，城中常有用人……”子青平静望着他道。

“不行！”易烨再次打断她，“难道你要我们为了自己，看着你去为奴为婢？”

“易二哥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这次打断她的是易曦，“此事绝对不行。”

“子青的命是先生救回来的。”子青平静而坚持道，“先生大恩，子青此生无以为报，更不能眼睁睁看着先生天命之年还要上沙场。”

“我救你回来，并不是要你报恩，更不是让你去给人为奴为婢。”易曦摇头道，“你若这么做，才真是辜负我救你的一番好意。”

子青垂目，片刻后沉声道：“先生，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夫人着想。”

易曦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们夫妻同心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此事绝不可行，你若当真去自卖其身，那些钱我也绝不会用半分半毫。”他因素知子青性格倔强，为免她做出先斩后奏的事来，故而把话说在了前头。

“先生……”

子青无法可施，深敬易曦为人，俯身一拜，退出堂屋。

心中感激，易烨挪过身子，也朝易曦俯身拜下，“烨儿谢过爹爹。”

易曦扶起他来，苦笑道：“烨儿，我不想让你去，可眼下家里也实在筹不出钱来。”

“爹爹，是烨儿无用。”

“子青这孩子很好，我们走后，有她照顾你娘，我也放心。”易曦顿了顿，“我和你娘本来想过些日子就给你们办婚事的，谁知……”

易烨挠头，方知父母原是这个主意，笑道：“幸而没有，我只当她妹妹一般。”

易曦拍拍他肩膀，想到此去经年，妻子身畔再无亲人相伴，心中也是凄然，无语凝噎。

丑时已过，子青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手习惯地摸着垂在胸前的骨顷，那是娘留下来的物件，她虽不会吹，却时时带在身边。

易家逢此大劫，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才对？

若是娘在，娘会怎么说？

手指在骨顷的孔上缓缓抚摸着，她想，娘会说“听你爹爹的”。

若是爹在，爹会怎么说？

雪粒子沙沙地拍打着窗子，她想，爹爹会说：“我秦家的女娃可不比男娃差，男子做得到的事，青儿你一样能做到。”

她翻身坐起来，自竹筐中取出平日里自己进深山采药时所穿的男装，紧裹胸部再把衣袍穿戴起来，连头发都如男子般束起。如此扮好，她又略收拾了几件可用之物放入包袱之中，便悄声开门穿过院子，在易烨的屋门上轻轻叩了两声。心事重重的易烨刚迷迷糊糊入睡，闻声惊醒，披衣燃灯，开门让她进来。

“青儿……”

他刚开口，便见子青打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只好住口，诧异地打量着她身上的装扮。

子青轻手轻脚地掩好门，转头又把灯吹熄了，借着窗外微弱的雪光，直直地